

目 录

痴情.....	理 由 (1)
中国的“小皇帝”.....	涵 逸 (71)
京华建筑沉思录	张 桦 (120)
恶魔导演的战争	刘亚洲 (153)
未婚同居纪实	李显福 (196)
丐帮漂流记	贾鲁生 (221)
白夜	麦天枢 (275)
强国梦	赵 瑜 (313)
人工大流产	瘦 马 (413)
命运狂想曲	张胜友 邓加荣 (465)

痴 情

理 由

披长发的人

在我们这个古老的文明的国度里，文明的标志之一，就在于妇女的形体永远是被遮掩的。而西方的人们酷爱裸体，那是色情的、野蛮的表现。

如果有一位中国的画家，放肆地挥动画笔，画了几个一丝不挂的少女，画出她们丰腴的肌肤，结实的乳房，纤细的腰肢，窈窕的体态。

如果这幅画不是悄悄地藏匿在画室里，或锁在箱子底，而是呈现在一个人流不息的场合，高悬于墙壁之上，炫赫于大庭广众之间。

呵，画家，你要干什么？你想过没有，我们当中的一些人将羞涩地捂住面孔，好象是你动手剥掉了她们的衣服。我们当中的另一些人，将愤怒地瞪大眼睛，好象是你亵渎了他的姐妹。你等着吧，诅咒、抗议，将象雪片似飞来。你甚至会象十六世纪威尼斯画派的委罗奈斯那样，因为在一幅神圣的画面的一角画了几个世俗的形象，从而接受法庭的审讯……你是胆大妄为，

还是心血来潮？你是发疯了吧！

此刻，他正在作画。

他站在一间新建的空旷的大厅里，手中拿着一支画笔，用沉思的、严厉的、挑剔的目光，向那幅尚未完成的作品端详。他的衣衫不整，胸襟上沾满了斑驳陆离的颜色。他的头发很长，很浓密，如一股黑色的激流向上抛溅，又象瀑布似地悬垂于半空，映衬着一张岩石般的面孔，峻峭的棱角，毫不妥协的神情，仿佛一尊粗犷的石像。

喂，你到底从哪里来的？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南 去 列 车

风和日暖的残冬。北京火车站。

那时的北京站还不象今天这样拥挤。月台是清洁的，甬道是明净的，车厢里显得很宽松。一个年轻的姑娘，手提旅行袋，登上硬席卧车，在靠近窗口的地方坐下来。

姑娘吸引了旅客们的目光。她长得真漂亮，那样年轻，那样素朴，而又光艳动人。她身上一件剪裁得体的小棉袄，罩一件浅灰色蓝格子外衣，身材修长，脸色白皙，留着一头蓬松的短发，气度优雅、娴静，双眼回盼流波，象是俏丽的江南女子；嘴角挂着一丝倔犟的波纹，又带有北国女儿特有的神韵……

火车开动了，驶出北京，向南开去。从北京开到浦口，大约一天半的行程。旅客们陷入了各自的离愁或乡思，靠近窗口的姑娘也在默默盘算如何打发这么多的时间。

从车厢的一角传来喧笑声和议论声，那儿自然形成一个小小的语言岛，聚拢了欢快的一群人。姑娘受好奇心的驱使走了过去，只见人们围着一个年轻男子，那人手里拿着炭笔和速写

本，在给火车上的一位穿铁路制服的机修工人画像。

一支普通的画笔在那个人的手里，成了一支奇妙的魔术棒，三两笔就把那位机修工人的神情和特点勾勒出来，象极了。

对一般的观众来说，象与不象，是绘画艺术的最高标准，光凭这几下子，就使半个车厢的人叹服。

“还真有点儿本事。”姑娘在心里称赞着。她的目光从画稿上移开，向小伙子投去一瞥，只觉得眼前一团乌黑：乌黑的棉袄，乌黑的棉裤，乌黑的鞋子，和一团乌黑的、蓬乱的头发，组成了沉重的色块，象一块铅似地堵在姑娘面前。其中却有一点儿例外，那是小伙子的棉袄钮扣没扣好，一件紫红色内衣的领子伸了出来，歪歪扭扭的，很扎眼。

这位姑娘素喜淡雅，最讨厌黑色；何况，又掺和着过分的鲜艳。两种极端的色调同时出现在小伙子的身上，使姑娘蓦然产生反感：“哼，一个蹩脚画家。连自己衣服的颜色都不会搭配，还学什么画画儿！瞧他那毛头毛脑的样子，大概是个中专生吧，偏要留着两撇小胡子，装成大人样儿——可笑！”

姑娘矜持地走开了。

车厢里出现了一位女乘务员，协助旅客安置行李，整顿车厢秩序。乘务员看见姑娘坐在靠近窗口的小座位上，便走过来问道：“同志，您没买卧铺票吧？”

姑娘点了点头：“嗯……”

“那没关系。”乘务员热情地说，“瞧，您坐在这儿多不舒服呀，也妨碍别人过来过去。这节车厢还有空铺，请跟我来……”

姑娘顺从地跟着乘务员，来到车厢的一角，放好旅行袋，刚刚坐下，不由一皱眉头——那团讨厌的黑色又堵在面前。

显然，毛头画家也没买卧铺票，被乘务员打发到这里了。此

刻，他靠在对面的卧铺上，手里依然捧着速写本，望着窗外闪过的山峦、河流、田野。在本子上划拉着什么。

姑娘故意侧过头去。过了一会儿，又忍不住朝速写本上张望。她的气度是端庄的、安然的。一个长大成人的姑娘，面对着看起来比自己年轻的男子，总有一种居高临下的自我感觉；两性成熟期本来就存在着差异，这种差异增加了女方的优越感。她俨然以长者的审视的目光，品评着小伙子勾出的那些曲线。姑娘的目光象是在说：“车子跑得这么快，你能画出什么东西！”

小伙子合上速写本，抬起头来，朝姑娘微笑着：“同志，你在哪一站下车？”

“浦口。”姑娘说。

“出差？还是探亲？”

姑娘摇摇头：“不，我在上学，苏州医学院的。”

小伙子眨了眨眼睛：“开车前，我在车站上看见有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送你，是弟弟和妹妹吧？”

姑娘点点头：“嗯。”

“为什么不是大人来送你呢？”

姑娘脸上掠过一丝悲戚：“不在了……”

小伙子关切地问道：“怎么……”

“我的父母在部队工作，后来都牺牲了。弟妹们被当做烈士子女照顾，送到北京上学，我趁放寒假的机会去看看他们……”

“呵！”小伙子感慨地说，“难怪你们姐弟的关系那么亲密。”

姑娘沉思片刻，忽然想到对方早就在留心自己，观察得还很细致。而自己却对对方一无所知，一味回答单方面的提问，未免太不公平了。她脱口问道：“你上哪儿去？”

“南通，回老家看看。”小伙子说。

“你是个中专生吧？”

“不。”

“大学生？”

“不。早毕业了。”

“哪个学校毕业的？”

“中央美院。”

“呵！”姑娘若有所悟，“难怪你画得那么象！”

画家笑了笑：“画得象，并不太难，神似胜过形似。我们讲究以形写神，那是画家思想、感情和表现生活的独特手段的融合……”

“这么说，是我不懂艺术了……”

“我猜，你一定喜欢艺术。”

“是的。我喜欢看，看画，也看书。”

他和她转入了艺术的对话，从美学谈到文学，又从文学中找到更多的话题。他们谈到了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谈到了巴尔扎克的《高老头》，谈到了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也谈到了司汤达的《红与黑》……

奔驰的火车，漫长的旅途，同是一代年轻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在生活中，有多少欢聚与悲离的故事，是由穿越大地的沉沉一线牵引而成的！姑娘靠近窗前的小桌，倚手托腮，倾听着对方的谈吐，注视着对方的神情。看样子，他早已不是毛头小伙子，而是一个坚强自信的男子汉了，推算年龄，还应比姑娘大几岁。当初为什么给人那样的错觉？哎，男人的年龄真是不好猜测……

出自女性的敏感，姑娘忽然感到羞怯、腼腆，忸怩不安。刚才那种居高临下的傲慢，现在颠倒过来了，被朦胧的敬慕所代替。姑娘又朝画家的装束看去，那不协调的黑、红二色，也不

那么扎眼了。尽管画家的棉袄还是那么乌黑，内衣领子照样那么歪扭，头发依然那么蓬乱，在姑娘眼里，都成为一个埋头艺术、无暇自顾的单身汉的佐证，触动了姑娘的爱怜之情：“看上去，他是一个有抱负、有才华的人！”

画家取出画板，铺开画纸，对姑娘说：“请允许我给你画一张素描。”

姑娘点了点头。

画家画得很慢，很拘谨，愈想画好，神经就愈加紧张，那支笔变得不听使唤，简直象一个拙笨的新手。好半天，才抱歉地说：“对不起，我画得不好……”

姑娘接过来一看，脸颊升起两朵红云彩。这幅素描比起机修工人的那幅要逊色多了，那些僵硬的线条都是败笔，不客气地说，把姑娘画丑了。难道我就是这副尊容么？姑娘有理由提出抗议。可是，姑娘却用甜甜的微笑谅解了画家。说真的，姑娘甚至不愿看到他太冷静，太从容，象面对着画室里的模特儿那样。姑娘已不把“形似”看得那么重要，她“神会”了画家的灵犀。她想起画家说的话：这是“思想、感情和艺术手段的融合……”

画纸的一角是签名和年月——袁运生，写于一九六四年二月。

画家说：“把它送给你吧。”

姑娘说：“谢谢，我要留作纪念。”

“你看，我太粗心了，竟忘了问你的名字。”画家说，“能不能给我写下通信地址？”

姑娘莞尔一笑：“我叫张兰英。”说着，在画家的速写本上写下通信地址。

火车抵达浦口，他们已经象一对熟识的老朋友了。从一个

艺术型的医学院学生和一个严肃型的艺术家的身上，可以找到许多共同的气质。同车的旅客以为他们早就相识，把他们当做一对情侣，用“你俩”的称呼向他们告别。

画家送姑娘走到长江之滨，江面上吹来湿润的风。分手的时刻到了，两人都依依不舍。兰英用温存的、眷恋的目光看着袁运生，那目光便是一切！象天空一样清澈，象江水一样深沉……

呵！漂亮的姑娘，你太多情了吧。你了解他吗？这桩由京浦干线和蜿蜒长江交织起来的一见倾心的故事未免太轻率了吧。故事刚刚开头，它将给你的生活带来一些什么呀

洛 神 赋

在五十年代晨光绚丽的日子里，一只嫩弱的少年的手，握着画笔，在亚麻布上认真地涂抹着油彩，画出一个表情同样认真的小女孩，正在模仿姐姐的动作，往自己的颈子上系着鲜红的领巾。

这幅油画从江苏南通送往北京，作为报考美术最高学府的作业，献上少年画家闪闪发光的艺术才能，连同一颗水晶般透明的心。题名《长大了也象姐姐一样》，作者：袁运生。

看到这幅油画，也许人们会认为作者有一种纤柔温顺的女孩子气质。其实恰恰相反，他性格倔强，奔放不羁，象一匹烈性的马驹。他从小喜欢绘画，主要是受父亲影响。父亲在南通的一所中学任职，工作之余，热心地收藏各种美术作品。每年除夕送旧迎新，父亲总要在墙上挂出一批新画，有中国的，也有外国的，象是举办小型的画展，充满了文艺沙龙的气氛。家中收藏的那些画，使袁运生得到艺术启蒙。稍大一些，他去南

通市的文化馆参加活动，听讲座，学写生，搞创作，打下了最初的艺术功底。

当他报考中央美院时，父亲担忧地说：“这孩子生来一副犟脾气，叫人不放心。”

哥哥袁运甫也是搞美术的，一个劲儿给他打气：“搞吧，搞艺术的人需要有个性。”

一九五五年夏天，中央美术学院招考新生揭晓，袁运生名列第一。

如果袁运生报考时的作业可以划进某种艺术流派的话，当属苏联巡回展览画派。这是十九世纪产生于俄国的进步画派，模拟生活，强调主题，注重情节，一幅画就象一部小说或一出戏剧。在艺术上继承了伦勃朗的写实传统，又吸收了印象派运用光色的成就，在十月革命后的苏联美术界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又被我国的朝圣者象请佛一样请进了国内。当然，年方十七岁的袁运生并不懂得苏联巡回展览画派的精奥，更没想到艺术流派关联着政治流派。

他象奔跑在艺术山野里的小鹿，一头撞入苏联巡回展览画派的怀抱。

袁运生受到学校的器重。他的出身好（当时象他这样的出身算是难得的），考试成绩出类拔萃。他坐在一年级的教室里，头上笼罩着一道政治条件和艺术才能的光轮。他当选为班上的团支部组织委员，俨然是又红又专的典范。他也真够卖力气的，干什么都很认真，有一股倔犟劲儿。在苏式教学方法的指导下，他接受了严格的训练——

挑选H型的硬质铅笔，把笔尖削得尖尖的，面对着男女模特儿写生。模特儿们是用很高的工钱招聘来的，有裸体的，也有不裸体的，在一定的光线照射下，画者与被画者保持绝对的

耐性。先勾出轮廓，再分出“光面”，画上一整天，只画了半个头像；第二天，在相同的条件下继续进行相同的一幕；随后，一位高鼻深目、西服革履的中年人走过来，这是礼聘来的专家。每当他从袁运生的背后走过，脸上常常露出满意的神色。袁运生的素描和油画作业尽得五分，有时还挂在教室里或走廊里供同学们观摩。

这一年，北京召开了全国美术院校的素描和油画教学会议，推广苏联的契斯嘉柯夫教学体系。袁运生所画的一幅中国妇女的半身像被拿到会上去炫耀——苏联在中国土地上开办的艺术工厂生产出来的标准模式。

苏联专家的宠儿，油画系的骄子，一帆风顺，前程似锦。他整天埋头地画呀，手不停地挥呀，象虔诚的信徒拜倒在艺术偶像的脚下，祈祷自己的灵魂也升入那座艺术圣殿，坐在玫瑰花环绕的宝座，戴上珍珠的桂冠……对于当时的油画专业大学生来说，这就是最高的理想了。

但是，天真的信仰是不牢固的，就象建立在单薄而狭隘的地基上的大厦，很容易倾覆。一旦倾覆就招致无穷的苦恼。

苦恼降临了，那是他自找的。一天早晨，他听说礼堂里正在举办一次画展，便朝那里走去。他停在一帧帧复制的油画跟前，投去冷静的一瞥，全身传来一阵电灼般的感觉，心在摇荡，血在滚沸。

这是欧洲后期印象派画家凡高的作品，画面平凡而质朴：田野，草垛，落日斜映的晚钟，插在陶罐里的向日葵。此外，还有一些肖像画，画的都是小人物：邮差，矿工，刈草的农民，放风的囚徒……在这朴实无华的画面中，作者倾注了最强烈的感情，象酒一样浓烈，象火焰在燃烧！

看，那参差不齐的树木有着桀傲不驯的性格。那起伏的大

地仿佛在诉说着痛苦。在那些小人物的身上，倾注着画家的深情。那幅静物写生——向日葵，仿佛摇身变成了活物，向凝固的空间伸出纷乱的触角，在捕捉，在摇曳，在不屈不挠地探索……这哪里是绘画呀，这是画家生命的呼唤，性格的再现！每一线条和每一色块都在流动，通过无形的渠道扑面而来，把人钳制、湮没、卷入巨大的感情的旋涡……

袁运生走出礼堂，脚步摇晃着，象醉了，象受伤了，他的心被一支锐利的艺术之箭射穿了。

他回到宿舍，一头倒在床上。苏联契斯嘉柯夫教学体系的高材生转瞬间变成西欧后期印象派的俘虏，这是具有讽刺意味的。

宿舍的门推开了，他的同屋好友走进来，看见他脸色苍白，神情疲惫，惊奇地问：“运生，你怎么了？”

“我去看了凡高的画展。”袁运生从床上坐起来说，“苏联巡回展览画派的作品从来没有使我这样激动过……”

他发表了一番感慨。他认为，苏联绘画理论的可取之处，在于强调把对象摆在一定的光线照射之下，用细微的目光去观察层次色调，精心描摹，这是一切绘画的基础。有这个就够了。下一步需要的是挣脱、前进，而不是作茧自缚。

他的话是对的。纵观艺术史上的各个流派，都有其发生、发展、兴衰、沉浮的过程。苏联巡回展览画派在美术界理应占有它的一席之地，无可厚非。一旦把它捧上了天，并用行政手段加以推行，却适得其反，将给艺术带来窒息性的灾难。实际上，在五十年代，全世界的画家包括苏联画家在内，都在奔跑、探索、创新。而我们在干着什么蠢事呀？……

袁运生激动地说：“我们跟在别人的屁股后头，把别人扔掉的东西拾起来！”

好朋友了解他的性格，同情他的议论，但，他们替他担忧。当时，一个几亿人的社会拜倒在苏式偶像脚下，他的话无异于对神明的亵渎。

从那以后，他变得不大安分了，一头温驯的伏尔加式的小鹿，现出烈性马驹的本色。在照例完成课堂作业之外，即兴挥笔，画法凌乱，仿佛在追求着缥缈的目标。

目标，终于找到了，竟然近在眼前。

从中央美术学院所在的帅府园，穿过王府井和八面槽之间的大转盘，大约一里之遥，就是故宫博物院的东华门。当时的美院学生享有特殊的便利，光凭一张学生证就可以自由出入中华古代艺术的禁苑。在这里，他看到了明代陈老莲的《博古叶子》，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还有唐代一大批著名画家的真迹……

他最喜欢东晋画家顾恺之的名作《洛神赋》。

长长的画卷，浪漫的构思，多么富有想象力！画景，山水幽奇，意境清旷。画人，栩栩如生，凌空飞舞。是形似？是神似？介乎似与不似之间，那是作者的神思在翱翔……

他把目光贴近画卷，那笔锋历千年而不衰，如春蚕吐丝，细密精致，挥洒自如。他联想到苏联的油画理论否认线的存在。但在我国的绘画中，概括而洗炼的线条表现出高超的魅力。

站在这座古老的金碧辉煌的殿堂里，他的眼前掠过了一条滔滔的艺术长河，他的思绪如抛出的一缕游丝在延伸。如果把时髦的西方艺术与古老的东方艺术比作两极，这两极之间似乎存在息息相通的东西。哦，明白了。当我们刻舟求剑、舍近求远的时候，现今那些抽象派、野兽派、现代派、未来派的精灵和魔鬼们，悄悄地从东方艺术中敲骨吸髓，摄取营养，强化他们的躯体，这就是奥妙所在。

祖国呀祖国，你的艺术不是水，不是酒，不是乳，而是神奇的王浆呵！

虎 丘

兰英与画家在浦口分手后，返回苏州上学。转眼到了阳春三月。春风十里，嫩柳舒黄，著名的小桥流水之乡象少女揭开面上的轻纱，含情脉脉，万般妩媚。

姑娘的心境，也象苏醒的春天一样明丽。

她收到画家从南通发来的信，文笔洒脱，用姑娘的话说：“水平够高的！”信中回忆了火车上难忘的一幕，倾吐了思慕的心情。还说，他的父母兄长很想和姑娘认识一下，如果手头有照片，请寄来一张。

兰英毫不犹豫地翻开相册，挑选一张小照，附上一封简短的回信，寄往南通。这个小小的举动，包含着不寻常的意义，就象最短的电磁微波可以传递重大的信息一样，它明白地表示：姑娘以身相许了。

兰英成长的经历使她习惯于自作主张。她生在山东，长在江南，父母牺牲以后，从小跟随部队迁移，走到哪里，哪里就是她的家，养成独立生活的能力。这些年，她随时得到来自集体和女伴们的温暖，却从未受过任何约束。或许，别人都有点宠着她，哄着她，形成一副执拗的性格。

此刻，她产生一种新奇的感觉，觉得比周围的人更幸福。因为她有了意中人占据她的心灵，牵连她的情怀，默默享受着初恋的少女秘而不宣的快乐。她甚至想象这个秘密一旦揭开，女伴们该是多么惊讶，何等羡慕！在女伴们的印象里，她的眼界是很高的。她的出身优越，容貌佼佼，男同学里没人敢来高攀，

要让她看中可不容易呀。她进行得那么巧妙，既不是父母之命，也不是媒妁之言，旅途相遇，一见钟情，象旋风般带来一切，使姑娘对美好生活充满渴望，真正罗曼蒂克！于是，她用甜蜜之丝编织着未来的情景，焦急地等待来自南通的反应。他收到她的信没有？画家的父母看了她的照片会不会评头品足？是嫌她过于俏丽，还是不够如意？哎！这件事可真难猜测……姑娘的心就象江南三月的天气，乍暖乍寒，时雨时晴。

学校里正在筹备“三八”妇女节的庆祝活动。兰英是班上的文娱委员，重任在肩的主要角色。排节目，出板报，布置会场，时间一晃就过去了。

“三八”节这天，帷幕拉开，众目睽睽，忽然有人叫文娱委员去接电话。兰英抄起话筒，一惊一喜——那是画家从学校的传达室打来的。

兰英极力掩饰激动的心情，转身向同学们含糊地交代了几句，一阵风似地跑到学校的门口。

画家站在那里，手中照例拿着一个速写本。

“什么时候到的？”姑娘问道。

“刚下火车。探亲假结束了，路过这里。”画家说。

“请进去吧，你……是不是要为我们的庆祝活动画几张速写？”

“不进去了。我想请你出去走一走……”

兰英犹豫了一下。她乐意接受这个请求，又感到为难。自从迈入成熟的青春岁月，每年这一天，兰英都是和女伴们一起度过的。今天竟要离开自己的集体，意味着向人生的一个阶段告别。她想到学校的纪律，同学的舆论……

“去哪儿？”兰英羞怯地问。

“去虎丘。”画家的表情毫不动摇。

当他俩走上公共汽车，站在虎丘山的脚下，姑娘不安的心情平静了，轻松了。

和苏州城里狭小的园林相比，虎丘是宽阔、幽静的去处。白居易题虎丘的诗，开头两句便是“香刹看非远，祇园入始深”。沿着石路向园中走去，松柏如云，剑池澄碧，茂林修竹掩映着山坡上的楼台亭榭：花神庙，三笑亭……愈走愈深，愈走愈静，象是走进了甜蜜的梦境。

这是兰英头一次和男同志单独地呆在一起，姑娘的心中荡漾着神秘的波纹。她觉得有很多话要对画家说，又不知从何说起。

“照片收到了吗？”姑娘问。

“收到了。家里人看了，都很喜欢你。”画家说。

可是，画家很快岔开了话题。他评论苏州的风土人情，介绍江南的造型艺术。他对这一带似乎很熟悉，知道不少掌故。姑娘听得津津有味，为画家渊博的学识而倾倒。

前面就是虎丘塔了，巍然高耸的塔尖，插向蓝天白云，瑰丽又神奇。兰英和画家兴奋地向山顶跑去。画家伸出有力的手臂搀扶着姑娘，互相贴得那样近，感觉到对方呼吸的热流和心的跳荡。松柏，竹林，摇曳着向后掠去，仿佛在祝福这一对美好的情侣。突然，一股炽烈的感情冲动，他俩同时收住脚步。

这里是山林的怀抱，四周寂静无人。画家盯着姑娘，那目光是坦率的、憨直的；兰英幸福地闭上眼睛，准备接受一次永生难忘的爱情洗礼。金色的阳光穿过树林的枝桠，在姑娘的脸上洒下婆娑的斑影，她的两颊象玫瑰一样醉红，双唇象微微绽开的花瓣，比平时更加艳丽动人。多么纯洁的姑娘呵，敞开心灵之窗，没有一丝灰尘和杂质。虽然这是她与画家第二次相会，她信任对方，信任生活，就象信任自己一样。紧紧拥抱她吧，热

烈地吻她吧，她将永远委身于你，从现在直到生命的最后一瞬……

“兰英，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此刻，她听到的，却是画家冷静的声音，“第一次，来不及。第二次，还不晚。我在上大学的时候被划成了右派。真的，是右派！”

霎时间，山林，古塔，都凝固在死一般的沉寂里……

孤 岛 上

到过大海上的小岛吗？天连水，水连天，云落云飞，潮起潮伏。小岛是一首诗，清新隽永的诗。一九五七年的春夏之交，袁运生置身在诗一般的环境里。

他到小岛上深入生活，练习写生。中央美术学院规定，二年级学生有两个月的实习课；暑假前，同学们都分赴全国各地。小岛之行，只有他和另一位同学。这里位于黄海之滨，岛上只有驻军，没有居民，方圆几平方公里。小岛给他提供了幸运的环境，远离人世间的喧嚣纷争，逃避陆地上发生的那次剧烈的动荡。

小岛上的人和大自然最亲近。每天凌晨，他背着画箱，徜徉在铺满鹅黄色砂砾的海滩，迎接第一线快乐的阳光。年仅十八岁的袁运生，已经从苏联巡回展览画派脱颖而出，成为中国古典画派与西洋现代画派的朦胧的复合体，心情是焦渴的。当蓝钢色的海水洒下万颗金星，霞光把无比绚丽的色彩填满他的心胸，这是年轻艺术家生命燃烧的时刻。他急忙打开画箱，推开画布，收下大自然的慷慨奉献。

小岛很单纯。政治和人口成正比例，这里没有更多的政治话题。每过十天左右，才有一艘驳船开来，投递报纸和邮件。他